

雖家貧好蓄古爨鼎墨洗書畫諸雅翫恪治齋室園
庭頗整然不近聲伎善飲酒未嘗失其儀性端恪持
論尚正忱慨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未嘗有以價為辭
或至為倡諸友出金以賙之蘭亭雅負勝情喜錄倉
山水奇麗歲一再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類殆遍嘗
結茅堂于圓覺寺傍名松濤館以為游息日吾死
其即安此乎乃建壽碣松壽君偕撰記後三年歿于
江都年五十一實曆七年也門人輿觀往營墓之蘭
亭自幼所著詩萬有餘篇及病革悉傳之火於是松
寄君偕縮短釋明谷文卿等相謀輯各嘗所錄者
刊行之世云
秋山玉山名儀一名定政字子羽又號青柯原中山
氏豐後鶴寄人父定勝世任肥後玉山為叔父秋山
需蒼猿子冒秋山氏需蒼醫員也故玉山夙習其技
又好學從其舅水足屏山受儒術博覽羣籍其所發
明多出人意表以俊才稱於是藩主靈雲公命需蒼
更養他子嗣醫使玉山更其業擢為儒員賜食俸玉
山乃從公如江都從祭酒林鳳岡前後留學十年鳳
岡奇愛其才學方講說且己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之
及靈雲公卒玉山乃歸于國嗣主隆德公舉為侍讀

賜祿百石從如江都公卒靈感公立恩寵甚渥常侍
左右靡有休暇裨補之功蓋居多云自此之後公東
行玉山必從焉又命玉山屬講經太夫人帳前是以
太夫人之與公書必言秋山儀無恙否聞者榮之玉
山年五十公賜壽詩舉為鳥銃隊長寶曆四年熊本
新建學校名以時習館此玉山建議所興也玉山為
之祭酒於是薦文學之士十餘人以備教員制紀律
條科以整學政公如賜祿二百石進二十名鳥銃隊
長以賞其功也玉山為人體貌豐舒眉宇秀發少美
風儀性磊落落奇偉不喜飾行街名然丁父母憂服喪
六年時人難之玉山為學極尚該博不欲自建門戶
工詩古文詞嘗登富士山為記三千餘言其文朗暢
世稱之而詩名最顯為詩一字不苟其或未穩沉思
累年定後出之嘗語人曰天下不之作者不如余之
善思也服部南郭評之曰濶達而有法玉山在東如
高松侯日出侯宇土侯樂山公子爭延為上客交道
甚廣與服部南郭高蘭亭澁井太室瀧鶴臺紀平洲
輩最為懽其在國也自家老以下皆待以師禮稱先
生而不名玉山亦好交游無賢不肖皆善遇之有來
訪者必待以酒食談笑竟日無厭倦色有請必往盡

權而歸故人人皆謂私已寶曆十三年公東行憫玉山老也命不從行是冬玉山果疾伏枕旬日不廢吟
哦病革扶起端坐乃索紙筆大書清鏡無底水月似
錢八字拋筆而歿年六十二玉山嘗語人曰吾少有
三願焉登富士山建學宮二願遂矣人問其二笑而
不答云著有玉山詩集玉山遺稿子遜嗣字子順
 三浦梅園言君子順其所素而已何必朶頤於不可求
 乞兒不齒于人以乞也是以終身未嘗乞物於人

近世叢語卷之三終

近世叢語卷之四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雅量

僧時中性豪邁不能與世俯仰一士人劫時中曰姦僧
 爾何德常在大夫士上若無一言則鼠首應及墜前乃
 刀擬頷下時中神色不動傲然云任卿所欲士人為異
 而不加害

野中無山嘗怒山寄閻齋使人通絕交意閻齋瞑目良
 久徐云若爾便好其人自屈

熊澤了介禁錮古河從容無憂色人來質文字問政事

瞪目不應取在側簫而吹之

伊藤坦菴幽囚三年日讀書賦詩曾無憂色既而出囚語入曰文學不可弗為也我在囹圄而後益知其有滋味也即使予為俗輩則三年之久豈毋憂悶而死哉

伊藤坦菴名宗恕字元務京師人祖丹後守事豐臣秀賴先大阪後死父宗淳避亂居京師坦菴夙好文雅學于那波活所以才學稱出任越前侯幕府醫員食邑千石娶曲直瀨養安院女養安院幕府醫員也或謂坦菴曰接養安院欲以為大夫府學職侯聞之大怒召坦菴于京幽之三年以事無蹤釋使反京文舉職如故坦菴年老不廢文雅與村上友倫伊藤仁齋相款資永戊子年八十六歿著有坦菴遺稿子宜齋名元基字子崇一號龍洲原清田氏出為坦菴嗣遂冒伊藤氏襲先職男三人曰縉曰綬曰絢縉字君夏號錦里綬字君錫號北海出嗣江村氏絢字君錦號僖叟又號孔雀樓主人奉清田氏之祀同伯氏

君夏為越前文學居京師

後德大寺親王好學每會諸儒使其相論難往復數四皆辭色激厲或至相詆訶獨伊藤仁齋神彩儼然風調如一

伊藤仁齋名維楨字源佐京師人自少豁達有大志家產屢空處之晏如也深潛心宋學研究諸磨詰其精奧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時年可廿八九歲其所居室自揭誠脩二字以自警俄而罹羸疾驚悸弗寧有年所矣俯首傍几不出門庭左右里人多不識其面親舊知識多勸為醫易售從德甚急仁齋矯矯耳若不聞遂附宅於仲弟傲居讀書問求之于佛老之教嘗修白骨觀法覺山川城郭悉現空想既而悟其非是而棄之先是有疑於宋學乃參伍出入沈思有年至是恍然自得略就條貫乃別出一機軸曰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

始開門戶接延生徒來者輻湊戶屢常滿信者以為
 問世偉人疑者以為陸王餘說仁齋處乎其間是非
 毀譽恬而不問專以繼往開來自任時年三十六其
 學也專以論語為主而孟子次之以為論語言教而
 道在其中孟子言道而教在其中平居勸學者以明
 道術達治體為有用之實材而戒流於記誦驚于空
 文雖卑夫告之諄諄推誠待之無厭倦之色以是人
 皆竦動感服聲聲日隆四方之士接踵來謁者凡三
 千餘人仁齋性寬厚和緩人不見其疾言遽色不設
 城府不修邊幅又不為怪僻矯激之行家雖寒薄置
 置自得也歲暮不能買糶養亦曠然不以為意妻緒
 方氏踈進曰家道有勸未嘗為不堪而獨其不可忍
 者孺子原蕪未解貧為何物羨入家有資連求不已
 妾雖口能譙呵之賜為漸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
 書一言不為之荅直卸其所著外套以授妻邦俗立
 春前一夕徹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類兒戲而
 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常值天氣明媚之候拉子弟
 三數輩杖履徜徉吟咏而歸初肥後國主厚禮聘相
 仁齋以親老固辭不就母歿服甚喪明年父亦死服
 喪通前凡四年以寶永二年歿年七十九私謚古學

仁齋謂天地一元氣而已矣於是其於天道性命之
 說皆專就氣為言而未嘗說理矣又疑大學存中庸
 卑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遂言三代聖人與孔子其
 道不同是雖皆涉于執拗偏見而至其謂及程朱出
 始以仁義為性而四端為情於是體用內外持敬主
 靜之說興而擴克存養之方疎則君子或取焉著有
 論語古義孟子古義中庸古義春秋經傳通解古學文
 學非孔書辨周易乾坤古義春秋經傳通解古學文
 集等書十餘種有五子長東涯嗣
 東涯名長胤字原藏別號慥慥齋乃仁齋長子也幼
 而岐嶷稍長嶄然見頭角性溫恭謙抑口不言人過
 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有人乞文辭則無論貴賤長少
 匪勉應之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無他嗜好一
 日子不釋卷每有所得則刻錄之學問之博為我邦
 儒先第一著述等身皆有用之書也經術湛深克繼
 述家學天下益風靡紀伊侯使使聘之不就蓋閣公
 卿往往延致為客親執弟子禮當是時俊傑輩出各
 擊旗幟以自振一方而東涯兩著文中不有一言及
 之者也江都管麟嶼既入物徂徠門又心鄉注東涯
 遂負笈赴之委贖受業其始至日出徂徠贈亡序以

見東涯麟嶼出東涯曰物氏文譬猶大人蒙鬼臉以怖小兒者與田三角多年親炙東涯聞其評騰祖徠唯此一言耳元文元年年六十七歿私謚紹述內大臣藤原常雅為製碑銘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東涯以名教自任詩文其餘事也而亦為一時鉅匠文則學唐宋大家鎮密精整無浮躁之態猶其為人也詩者不堅持門戶以其多所應其體不一視夫當時尸祝李王者則有一種滋味云著有周易經異通解古學指要古今學變讀易私說復性辨學問關鍵辨疑錄經史博論通書管見制度通名物六帖歷代官制沿革圖唐官抄孟簪錄乘燭談刊謬正俗三韓紀畧等書凡五十餘種又有紹述文集並行於世子善韶嗣字忠藏其子孫至今世承先業住東涯故宅不預家聲云東涯弟四人長英字重藏號梅宇任于福山長衡字正藏號介亭于高槻長準字平藏號竹里于久留米長堅字才藏號蘭嶋于紀伊皆以文學顯而東涯蘭嶋最著稱蘭嶋享保辛卯任紀伊丙辰歲伯氏東涯死其子善韶時生八年矣因告暇歸居古義書院十年遂徙為紀伊人蘭嶋博學能文承父兄之學并尋益精著詩

古言善反正易本旨安永戊戌成致年八十五子孫繼業為學職云

伊藤仁齋排斥宋學作論孟古義未有副本時京師大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仁齋唯索古義而逃

北村雪山少時清貧家唯壁立上漏下濕繫浴盤於梁上端坐其下泰然學書

北村雪山名三立肥後人少時與兄江菴俱如長壽江菴學醫雪山學書雪山壯而游江都與林春齋及其弟春德木下順菴人見友元諸儒相款才學俱富藏書甚多時人稱曰書厨仕熊本侯食祿四百石性宏達不羈而崇陽明王氏學熊本侯令國中治陽明學者改之雪山與同志之徒俱謂為爵祿變我操非夫也乃上書言臣少治陽明之學事君父必由於斯今而棄之更無事君父之道也請致為臣而行侯甚奇焉而許之特命賜三年之祿使得隨意去國於是雪山乃修理屋宇洒掃庭內而致之有司野服蕭然

而行詣于八代寓親人家既又行如長寄雪山之高
 行與侯之有禮到于舍肥人賞之雪山始去八代如
 長寄也夜寢於橋下其翌飲於酒肆主人乞錢雪山
 曰無有曰家安在曰無有然則子之所業何也曰作
 字曰近曰紛冗請子為我點數帳簿則充于酒錢也
 曰諾哉乃逗留累月主人大飲其風獸遂令住長寄
 雪山手寫法華金剛陀陀諸經若干部藏諸寺刹山
 上且聚石寫經數斗性好劇飲戲筆成文狂吟放浪
 不拘繩墨與士大夫接席衣纏襪樓曾無愧色雪山
 雅工書受書法於歸化僧雪機至是益肆力于此書
 名藉甚人欲得其書每置酒延之雪山欣然不拒迄
 興酬立揮掃數百紙不厭其煩也筆勢道逸瀟灑不
 凡至今人獲其書喜珍
 襲焉元祿十年丁丑歿

大高阪芝山著通從錄排擊伊藤學仁齋弟子觀之以
 告曰先生辨之仁齋微笑而不應弟子神色奮厲曰先
 生不辨僕且任之仁齋徐答曰我非渠是則予從而改

焉渠非我是則亦何辨焉

大高阪芝山名李明字清助一號一峯又號黃軒家
 世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
 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如江都苦學自勉弱
 守宦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給葉家晚以祿不
 足用乞休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
 記不敢復乞休芝山出谷一齋門廣才博覽最究性
 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頌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
 每好排斥時輩明林珍何倩顧長卿來在長寄芝山
 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為韓柳歐蘇無
 過於是芝山自以為然遂欠精鍊工夫江村北海曰
 余酷愛李明慷慨有氣
 節因深惜為三人所誤

三宅尚齋在獄中每旦請水為浴布袍綻裂則捩紙縷
 補綴之朝夕食後必匝獄中數百反約凡一里精神不減
 平日一吏巡警覩之敕守者曰監守莫怠尚齋聞之忿然

曰丈夫假令一縷縛之義不敢脫予所以然者獨懼罹脚疾膝行就刑為人所笑故爾又謂聖賢當危必有述作余雖不肖亦竊倣之而病無筆紙乃托擯鼻乞紙守者釘刺體出血齒蔑為筆以此染血著狼臆白雀二篇五并持軒少壯家道饒阜為親眷所掩而不問也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堀山順之質直有志操刻苦讀書家唯壁立并日而食晏如也

堀山順之名輔江都人年二十餘始學於木下順養家雖貧窶不屈其志孜孜讀書行義甚備

三浦竹溪嘗與諸友遊西郊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避

之獨竹溪徐徐歌詠而進以扇打墜其刀其人即止

澤村琴所浮於湖風暴濤怒殆覆沒舟人皆恐而神色自若鼓柁而歌又與友人泛舟舟子無狀乃拔刀擊之會有救止者舟子亦躍去琴所復坐無異平素

澤村琴所名維顯字伯揚近江人世臣彥根侯少仕光昭公為近侍獲恩遇從駕在東三年會有心疾乃致事而歸國制嘗有心疾者削籍不得再出於是琴所絕意仕宦慨然立志閉戶讀書居三年所疾亦已乃遊學平安一年而歸治宋儒之學蓋六七年再入平安遊伊藤東涯之門受業一年而歸自此後不復為宋學前是江都物徂徠大倡復古學琴所得其書而悅之益治復古學乃居於城南松寺村中踞以松雨亭集徒講學又入城中柳街講學從游日多琴所博雅善歌詩容貌孱弱如婦人而內剛有膽畧皆著桓公問對富強錄等書皆救時之要為識者所稱其外有八陣本義軍國要覽軍士要覽琴所稿刪和

歌集元文四年年五十
四歿有三男皆為僧云

熊斐嘗奉大府命將画虎會蠻人貢虎欲寫其象乃持筆硯與眾俱往觀虎俯低首斐以竹捍之虎則怒擡頭眼光電簇閃閃射入觀者怖怯走去斐神色自若徐取圖而返

綾部綱齋蒙譴杜門居處益慎謂子女曰人自有天爵非趙孟之所能貴賤顛沛之際若致狼狽則失天之所賜取辱於清議經冬至春講論經義以獎家人

望月雷山良醫也年老好禪其將終也使孫女在側鼓琴曲闋奄然眠就之則已逝矣

望月雷山名震字百里一號草菴江都人少好武習孫吳而以家世業醫故比弱冠折節學醫執志甚銳日夜讀方書窮力該通乃七劑所投莫不應變為用議論頗尚東垣丹溪後好啞科中歲以術仕高松侯直言不用而去後仕元椿尚幼雷山伯父甫菴為大府醫員其死也子元椿尚幼雷山受遺育孤愛護備至元椿早死無嗣乃以子三英襲其朝祿後又生一男名草玄以為己嗣雷山雖性剛不撓然雅好和歌自少至老耽樂不渝每會風人探勝槩欣然忘憂云寬保三年年七十九歿
鹿門名三英字君彥大府醫員也累進為侍醫叙法眼家富書籍鹿門乃串穿百家方書其考究之博術業之精稱于朝野平生所撰著醫官玄稿又玄餘草醫門多疾三世方彙明醫小史自少壯兼好文學游服部南郭門被貴重焉云

三浦梅園重厚淳靜未嘗疾言遽色一日與僧談適會迅雷震于庭樹僧愕然梅園從容謂曰師亦喫一驚邪

僧有愧色

豐田孝元有懿行少時民相驚言天雨毒鄉里奔走益并孝元見之曰天而雨毒當死耳豈得與天抗乎隣里傳聞其言無益并者

豐田孝元尾張人

小田切久藏與僚友偕浮海失潮道將沒者數皆怒欲殺舟子久藏方睡聞之曰有舟子猶且恐死而殺之可乎睡與不睡於死無加損枕袒復睡

識鑒

赤穗大石良雄執贄伊藤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

時睡不聽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懶惰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太宰春臺少時從中野搗謙而學搗謙悅其爲人也謂曰子天下俊英他日成就可坐而待矣予雖不肖獨於子不失也

中野搗謙名繼善字完翁肥前長壽人少年從伯父林道榮聞洛闔學及長如江都仕宦數跌最後仕吉田侯牧野成央享保五年歿

賞譽

朝鮮姜沆見藤原惺窩出語人曰君子哉我朝鮮三百年來未有若人予雖漂落異域得聆謦欬豈不大幸乎

堀杏菴有詞藻朝鮮使稱曰文苑老將

堀杏菴名正意字敬夫又號杏隱近江人受業藤原
 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
 俱有四天王稱三子皆以才鋒相高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而杏菴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
 杏菴又精鑿術出仕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下
 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徒仕尾張初為
 法橋後進為法眼寬永中如江都謁台德大君并
 衣服酒食賜且奉旨入弘文院預諸家系圖傳編
 修別自撰武家系圖若干卷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
 仕安藝及道隣仕尾張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
 玄達生景山正朴娶木下順菴女生南湖
 景山名正超字君燕篤學精通而和厚近人循循獎
 掖後學是以從游之士多嚮彬彬雅其詩文結構整齊
 亦一時作家歿于京師安藝侯親製碑文賜之嗣子
 云南湖名正修字身之別號習齋與從弟景山同為杏
 菴玄孫博學強記善詩工文最精易理嘗演蘇氏易
 說著書數萬言與景山同繼職為文學其在京師也

石川文山才力長於詩朝鮮權式稱為日東李杜物祖
 徠亦云東方之詩杰

石川文山名凹初名重之參河碧海郡人祖正信戰死
 於長秋父信定亦有武名文山為人驍勇鍊武事又好
 讀書善歌詩而夙有遺世志大坂後在東照大君麾
 下潛出接戰獲三首而還事平以其犯軍令也見黜
 遂屏居京師時年三十三遊藤原惺窩門與林羅山堀
 杏菴菅原得菴野間三竹等諸名士文詩相懽嘗作漁
 村又照詩其末句云欲將蓑衣曝返照釣竿還是漁
 戈惺窩稱曰斯人後必為詩宗矣以母老家貧強應
 伊侯淺野長晟招將往乃謂羅山得菴曰此非我志不
 得已也母終天年我必遂吾志矣時年四十一後從徒
 於藝事之十三年母以病歿乃上書致仕不許輒行反
 京所司板倉周防侯與文山有舊善遇之乃欲薦于
 大府文山固辭焉寬永十八年就獻山麓一乘寺村築
 詩仙堂以居烏使画師探幽法印肖漢魏至唐宋詩家

准三宮豫樂藤公數召對清問禮遇甚優其
 歿也藤公賜親製碑銘子孫相繼為儒官